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七五四號
訂閱處：各地郵局　報價：每份邊農幣一百元

寧武曉水灣村 婦女紡織鬧衣穿

（寧武訊）曉水灣村婦女們組織紡織，全村共十三戶人家，已有十戶製下十架紡車，其中七戶貧苦無本錢的，由政府給貸了十斤棉花。一個老婆婆已紡的換下了一條褲子，一戶貧農婦女製下織布機，從外村請來人教會，現已織的給她婆婆做下一條褲子。（馮毅、孟瑞蘭）

中農王可子 改正成份積極生產

（興縣訊）劉家灣中農王可子，改正成份後積極生產。他家大小五個人，都去擔柴，共賣滿三千一百斤，換了二百多斤山藥蛋，現在還存下三十多擔柴，春耕開始，就不用耽誤生產。另外，他向羣衆提出：「我勤勞節省一些，也要幫助大家餓不死！」他自動借出六小石糧食，幫助沒辦法的農民進行生產。（高韓德）

興縣二區舉行首屆農代大會

團結全體農民互助生產發家

經投票選舉產生區農會委員會、區政府臨時委員會

（本報訊）興縣二區首屆全區農民代表大會於二月二十六日開幕，到會代表共九十六名，其中貧僱農新中農七十一名，老中農十七名（內包括婦女十名，青年十七名，農民代表中共產黨員只有二十五人），另有駐地機關代表八名。（註：原規定代表中老中農佔三分之一，因未到齊，故代表中老中農未足三分之一。）大會在農民團結互助生產發家的精神下，在短短五天的時間內，討論了分地問題，改正成份和退還東西問題，組織問題，生產救荒問題，並通過廢除買賣婚姻等決議，最後選出區農會委員會及區政府臨時委員會。茲將各項問題，介誌如下：

工作團報告 全區土地分配概況

各代表認可了分配情況 為了春耕一般不再變動

大會第一日舉行開幕儀式後，由工作團楊樹森同志報告全區土地分配概況，繼即分組討論。據統計全區一百一十四個自然村，四千一百七十六戶，實有人口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人，耕地面積廿六萬二千六百五十七畝，分地前地主富農佔全人口百分之十點六八（這是初步改正成份後的統計），佔有土地不超過百分之十三，無地缺地戶佔全戶口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缺幾個村的調查），其中完全無地者很少，缺地戶面寬，缺地數不很大；土地佔有最多者為中農，還是與新區完全不同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分局最近緊急通知的精神，現已有一百個以上的村莊抽補完畢，其結果絕大部份村莊貧僱農與中農佔有土地，不相上下。少數村莊中農比貧僱農多一點，只有兩三個村實行平均分配，尚未改正。如李家灣因中農不贊成，還需重新分配。一般說來山地村莊地廣人稀寺地戶地較多，動中農土地亦較少，不到三分之一；個別川地自然村，如胡家溝因全行政村的抽補，動中農戶數稍多於三分之一，但中農仍佔有產量一石五六，貧僱農則僅佔一石四上下。另一川地村蔡家崖貧僱農佔有土地數量比中農較高，一直到現在還爭論着，未做最後決定。從全區來看，動中農戶數不到全體中農戶數三分之一，保貧農土地達到平均產量水平，中農土地則一般超過此數。據其中還有分配不大公當，主要的抽中農土地時沒有和中農很好商量，取得中農真正同意和自願。沒完全了解根據老區土地情況不需要再平分的精神和原則。但因春耕在即，為發展生產，各代表認可了這種情況，如果十分不合適者，則必需改正。如楊家坡中農楊務本，因他的土地超過平均水準較多，把他幾年來摳荒掏下一塊場地，也抽出來了，他很不高興，要求到合作社趕騾子。大會意見要退還給他。另外，楊家莊與小善畔、蔡家崖之間，有幾件村與村間土地關係問題尚未決；大會意見基本上應根據「人跟地走，地跟村走」來解決。某人在兩村有地的，應盡量在一村分配土地，但不准隨便把人趕走（不論地主富農或農民），移民搬家，應由兩村協商。小商小販在外村有少許土地者，一般的應該保留，對被改正成份的中農，在土地問題上不得有任何歧視，如發生爭執，雙方討論和解。個別村莊（如南通）有將秋翻地抽走的，影響生產，經代表們討論結果，認為應在雙方同意下，或者兌換一年，或者給還工。

錯訂成份基本上已改正過來

退還東西要採積極態度，團結互助，實事求是解決問題。

改正成份與退還東西的討論，是從大會第二天李政委講話開始的。李政委指出我們一年來的土改運動，消滅了封建半封建，貧苦農民打下生產翻身的物質基礎，發揚了民主，是我們的三大收獲。但是，錯訂了成份，侵犯了中農利益是最嚴重的錯誤，他喚醒大家（包括工作團）：脫離了中農，我們就沒有力量。同時李政委分析了訂錯成份的原因，主要是分局有錯誤，沒有確定剝削關係是劃成份的唯一標準，下面就形成從排三代、看舖攤攤大小以及農民中個人與個人、村與村之間互相比的方法來訂成份，因此劃錯的成份很多。李政委並說明了訂成份的正確標準及如何改正如何退東西等。各代表表示一致擁護，並且打消了原來存在的一些顧慮。根據全區材料，過去由於排三代、看舖攤等錯誤，地主富農劃得過多，現已基本上改正過來，估計還有一部份要改正，尚待研究清楚。各村隨着改正成份，東西已退了一部，但尚須進行艱苦工作，才能解決問題。大會經過反覆討論，確定原則上堅決退還，做法上採取積極態度，向被訂錯的人承認錯誤，在農民團結互助的空氣下，「實事求是，解決問題，達到雙方滿意。大會有王大才、劉來存（二同志關於改成份退東西的典型發言（見二日與三日本版）。又由時青同志代表工作團進行了自我批評，打消了互相埋怨的情緒，更增加了各代表的信心。大家反映：「能像代表會中中貧農一致的精神，回去就好辦」。大家對趙家川口聽到改正成份以後私分果實的錯誤，進行了嚴正的批評，並且不予承認，要一律歸還，重新處理。並且反對個別貧僱農浪費果實的現象，確立「果實打底底，翻身靠勞動」的思想。

土改、整理組織以後 農村一切組織接受黨的支部領導

圍繞着李政委講話展開討論的另一問題是組織問題。大家檢討過去土改中貧僱農新中農起骨幹作用是對的。但是有些地方貧僱農組織起來有單獨包辦嚴重，脫離中農的偏向。因此大會代表一致同意要改正此種偏向，貧僱農新中農不分彼此，團結全體中農，大家商量辦事。大會代表一致接受李政委的提議，同意在土地改革與整理組織以後，在農會領導下的貧農團，一律改為貧僱農小組（按：上述原則僅適合於老區或基本已經過土改的地區），繼續起其保護貧僱農利益的作用，以後鄉村中的一切組織，均接受改選後的共產黨支部的領導。在農會委員會或代表委員會中，規定貧僱農新中農佔三分之二，使他們繼續起領導作用。老中農佔三分之一，使老中農也參加一定的領導地位。有事大家討論，大家民主，有錯誤就要批評改正，貧僱農也不能例外。這樣才能做到全體農民真正民主團結。另外在農會裏面成立婦女小組與青年小組，開展農村婦女與青年工作。

爭取不餓死人、不荒地 團結互助渡荒救死

貸款集中發給災重村

大會第四天討論生產救災的問題，在「爭取不餓死人，不荒蕪地」的號召下，討論極為熱烈，因去年普遍歉收，各村都希望得到救濟，全區貸糧無多，若平均分散，必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大家比災情。災輕的村子如蔡家崖按每人三斗米計算口糧，小善八個災村按一斗粗糧計算，而桑灣及黑峪口沿河一帶，只要求大家募捐些糧去幫助。桑灣代表在報告災情時說：全行政村二十一個自然村，去年收成極微，有的穀苗不到一尺高，至今仍在地裏，全村一千四百多口人，其中一千人須要救濟，從秋吃了一冬天蔓菁，到晚掏甜根子吃。共種九千多垧地，需二百多石種籽，而現存果實不過二百來石，人吃了不能種地，種了地不能吃。這樣對比之下，感動了全體代表，充分發揚了農民一家人的思想，當有碾子、蔡家崖、李家灣、楊家坡、高家村各代表團，一致提出他們雖然糧食不充裕，但為了幫助更困難的農民弟兄渡荒，自願放棄今春貸糧要求，將全區貸糧集中到桑灣、黑峪口及小善八個災村。各村代表並自動提出回去向羣衆募捐，以若干數目做為奮鬥目標。碾子代表張狄兒同志說：「爭取不餓死人，不能一家吃榆皮，一家吃小米！」到會駐地機關代表，亦自動提出為了幫助羣衆生產，騰出窯洞，安置移民，從現存糧食內，兌換給羣衆一部春麥、莞豆等夏田種籽。西坪捐助穀糠三十石，川口三石三，分局機關從馬料內打折出莞豆四百多斤，閉幕後，桑灣代表已經搭回去了。（下接第二版）

我軍在忻縣西南 殲搶糧閻匪六百多

（本報訊）軍息：本月六日忻縣城閻匪三十九師四十師共五個團，到莊磨（忻城西南三十餘里）一帶搶糧，我軍聞訊，立即馳往，在南社北社（距莊磨西及西北三、四里）將敵擊潰，敵倉惶逃跑，我軍跟蹤追擊，共殲敵六百餘人（生俘三百多名，斃傷二百多名），繳獲迫擊砲二門，步重砲一門，輕重機槍三十餘挺（內重機槍六挺），擲彈筒十個，步槍三百多支。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傅匪士氣消沉 逃亡成普遍現象

人民指給逃亡士兵到解放區道路

（新華社綏蒙電）傅匪士氣消沉，逃亡已成普遍現象。駐綏遠之補訓一零一師二團獨立連，因逃亡嚴重，連長於一月份被撤職。原駐張家口之傅匪第七師廿團七連最近不到一月內，即跑掉十九人。據被我俘虜之傅匪士兵稱：今年二月初，傅匪彈藥隊百餘人，由綏遠調張家口途中幾全跑光。當十師野砲營三連逃跑了五十多人。傅匪曾再三下令各地扣捕逃兵有償，可是，士兵一跳出城圈，便受到廣大鄉村羣衆的關懷與愛護。二月七日由歸綏跑出之野砲營上等兵白云生等三人，到涼城某村一農民家中，即受到很好的招待，農民並指給他們到解放區道路說：「這裏距解放區不遠了！」（田錫爵）

簡訊

方山莊子上兒童加緊拾柴，馬海口與喬白臉每回能拾六七十斤，奶兒子能拾五十斤，曹丑小能拾二十五斤。現在到清明出牛，還能拾一個月的柴，對家庭幫助很大。（李放）

交城馮家溝口百餘婦女
控訴買賣婚姻三大罪狀
米家莊沙溝提出婚姻自主的兩點建議

（新華社晉中五日電）交城四區馮家溝口行政村一百多婦女，在二月十八日開會控訴買賣婚姻的罪惡。貧農軍屬老太太張二奴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已三十多歲還問不起婆姨，年年受，年年窮，年年娶不起媳婦，她在會上聽到能廢除買賣婚姻，非常高興。馬貴香過去給閆大媳婦借下人家五十元白洋，至今還未還清。閆二媳婦借人家二石小米，她兒在窯上受了幾年才還了。她在會上說：「要不廢除買賣婚姻，咱們還是翻不了身。」郭桃子說：「我養了三個女兒，從五歲上就被他爹賣給人，因爲感情不合，一到我家就哭哭啼啼。二女子亦早問出去了，三女子再不賣了，讓她找個合意的男人吧。」李二奴也談了她受買賣婚姻的痛苦，她爹找下個男人比她大十九歲，每日生氣吵架，現在她雖年老了，但希望以後不要再給孩子造罪。李青蓮亦表示她的七歲小女子一定要等長大後找個合適男人，好好過日月。劉占花並提出買賣婚姻有三個罪狀：第一、買賣婚姻是有錢人的制度，叫咱窮人當光棍；第二、買賣婚姻不把婦女當人看，害得婦女翻不了身；第三、害得夫婦不和，生產不起勁，生活過不好。最後大家一致通過堅決廢除買賣婚姻，決定回去向沒到會的婦女宣傳。（高玉亭）

（新華社晉中五日電）參加交城三區農代會的各村婦女代表返鄉後，積極宣傳廢除買賣婚姻，收效很大。許多婦女都說：「土地改革咱們婦女也翻身了，以後誰家再要賣女子使錢，咱們可要大夥兒批評嘞！」四社村貧農任小兒十六歲閨女，已與僱工張壽兒自由訂了婚。中農四保兒也準備叫他十六歲的閨女自由選擇對象。米家莊、沙溝婦女秘書和婦女們研究實行婚姻自主後，準備向縣婦會提出兩點建議：（一）廢除買賣婚姻是對的，但訂婚時，出少許婚禮，當作嫁時買衣服嫁妝之用，不能算作買賣婚姻。（二）嫁了的閨女藉口婚姻自主，沒有正當理由，如嫌女婿子眉眼醜要退婚，是不對的，各村婦女會要好好說服教育。

碧村十五架織機組織起來
向貿易局攬紗織布
農會幫十三個彈花工人出外勤彈

（興縣訊）碧村群眾自願組織起來，向貿易總局攬紗織布。最初由白日還向農民大會提議，有自織布機的當場，推選專人組織起來，領紗交布，爲了避免領紗不交布或轉賣的人，需要經過農會簽名，由農會保證，去領紗。有織機無技術的和有技術無織機的人朋夥，一律採取二八分紅（織工八分、機主二分），現在已有十五架織機組織起來（其中包括兩戶地主），共領紗四百五十斤，頭等布每疋可賺工資十萬元，二等九萬元，三等七萬五千元。熟練的織工，包括攏布及助手絡紗在內，十五天能織一攏布（十疋），普通的二十天也可以織一攏。（又訊）碧村有十三個彈花工人，由農會借給部份路費和工具（繳），先後出發到嵐縣一帶彈花，每人每日可賺五六升小米，這樣可以解決部份春耕口糧。（田健）

興縣二區新選之區政府主席——牛應森
一友

興縣二區農民代表大會選出之區政府臨時委員會主席牛應森同志，是被大家認爲經過考驗的好幹部。

牛應森同志原是興縣蔡家崖人，他父親中年時曾有地近百垧，後因故破產，下降爲中農。抗戰前後，父子另家，牛應森同志搬到蔡家塔自耕自食，是個很勤儉的農民。新政權建立後，牛應森同志即參加工作，從自然村幹部，一直提拔爲區委書記。七八年來，自己全心全意在鄉下工作，家裏只留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勞動，養活全家。在這次土地改革的大浪潮中，他家被群眾錯訂爲地主，並於去年九月二十六日，記者親自參加了蔡家塔群眾的鬥爭大會，當時牛應森同志也叫到會上，不過群眾還是很和氣的對待他，讓他坐在一旁，自由發言，而牛應森同志這時表現也很好，他同群眾站在一起，沒有絲毫的報怨。他是前兩天被群眾從工作崗位要回去的，他一進門就勸他的父親、老婆，拿出財物，解決問題；並親自向他老婆追要出包袱、白洋等，交給群眾。當時主席宣佈審查牛應森同志，到會八十來人，都說他的工作還不錯，並沒有偏袒家庭或貪污等事實，只有兩三個人提出四三年任高家村村長時，叫群眾幫了幾十個人工，但說明那是區公所在會議上決定的，一般的幹部都享受了代耕，並不是單給牛應森一家幫的，因此，群眾仍同意他繼續工作，當時群眾的意見是說在工作中看他怎樣（即留職查看），並等待全行政村全區對他的意見，再做最後決定。

這次區農民代表大會上，各村代表團團把牛應森同志的名字寫到候選名單上，一致通過取消蔡家塔群眾「留職查看」的意見。

牛應森同志現在嵐縣工作，但他在興縣二區的良好印象，是沒有人會忘記的。競選的那天，高家村代表白候油說：「牛應森那一年作高家村村長，村公所有一窯溜壞的米，通訊員主張交了公糧，換下好米自已吃，牛應森卻堅決反對，硬把一窯壞米自已吃了。這些人不選，我們再選誰呀！」另一個同志提出：「牛應森給群眾辦事實在公道，有一年他在西坪徵公糧，他丈人給他吃白麵，想通過婚姻的關係，少出一點，但牛同志，堅決不要私情，仍按群眾的意見辦理，比前一年多出了三分。還有一次是減租的時候，高家村有他的個親戚叫白車兒，是個地主，放下他的契紙不交給群眾，便找不見，他說：「你拿出來我給你保存」，結果他拿到契紙，仍全部發給群眾了。」時部長說：「我們有的同志一點委屈不受，而牛應森同志全家錯被群眾清算，仍然沒有任何怨言，這真正是經過考驗的好幹部。」一般到會的代表，對他的作風，也都有些了解，但由於「時間關係，不能一一介紹」。最後投票選舉，牛應森同志被選爲區農會委員會委員及區政府代表，隨後又被選爲區政府臨時委員會委員，臨時委員會互推爲區政府臨時主席。

保小劉老太太
要求加入共產黨

（本報訊）陝甘寧邊區保小縣劉老太太今年五十五歲，一九三七年她的兒子參加了革命，她帶着媳婦，衝破了國民黨的封鎖，來到邊區，在同志們熱情的照顧之下，把媳婦送去學護士，自己也要求參加工作，後到了保育院。她工作很好，常說：「我看見孩子們，都親像我的孩子一樣，我老了，幫辦年青的，讓她們多做點事。」她現在學會了打條條、寫信、記日記。在三八學習大會上，她提出入黨的要求，她說：「我早就想入共產黨，又覺得自己不識字，怕沒資格，不敢提，後來聽說文化不高也能參加，可是老了，是不是可以參加呢？」她的話激動了大家，全體同志都高興的舉起了自己的手，一致通過她的入黨要求，並已提請機關支部審查。按劉老太太，是飽嘗過封建的殘酷壓迫的婦女，十七歲出嫁，二十五歲男人就死了，五個月後生下遺腹子，在「三從四德」的舊禮教束縛下，渡過十多年悽苦的生活。兒子一週歲，死去了翁翁和父親，從此給人家紡線織布，洗衣服，維持生活，不想她叔伯就私通壞人，強姦她，不成，又逼她改嫁，又要偷賣她，她在舊禮教束縛下，不知如何反抗，把自己的鼻尖割了，痛得昏過去，後被救活，至今傷痕猶存，又因常過度痛哭悲泣，哭瞎了一隻右眼。就這樣生活着把兒子養大，給娶了媳婦，兒子參加革命後，她因在家受壓迫不過，逃到延安，在革命大家庭裏，開始了她新的愉快的生活。（保小女同志集體來稿）

松江賓縣婦女代表大會
打電報向毛主席致敬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上月下旬，爲紀念「三八」節召開的松江省賓縣婦女代表大會，特電毛主席致敬。電文如下：

「毛主席：你一片心血爲我們，我們靠着你的領導，有了房子地，有了牲口犁杖，有了箱櫃衣被，都有了。我們說啥呢？說一千句一萬句「謝謝你」，也不多啊！早先我們常是半光着身子過冬，沒啥吃的，就喝水度日子；受日本鬼子的壓迫，受地主的壓迫，有時還受爺們（男人）的氣，苦的沒法。你領導我們翻身，有吃有穿了，槍桿子印把子是咱們的了，娘們也當權了。你多好，共產黨多好，要不，那會有這樣好日子過呢？毛主席，你放心，我們今年保管打個生產的大勝仗，娘們也要和爺們比賽，在後方多打糧，前方吃飽飯，就能打勝仗，把蔣賊打倒，澈底翻身。中農貧農是一家人，我們一定好好團結，這意思我們明白，請你不用再担心。這時候，買賣婚姻算打破了，公婆不興打罵兒媳婦了，媳婦們也懂得過三八婦女節了。你領導咱們翻身，掌權的事這麼多，咱們的人都翻身了，你操心勞累，不容易呀，你得好好保養，等打倒了蔣賊，咱們坐車去看你。你能來嗎？大家都惦記你呢。」

孫玉才賣果實胡花
受到谷渠農會批評

（興縣訊）谷渠自然村農會，批評賣果實浪費的孫玉才。孫從前是個討吃的，四四年把他分配到谷渠村，一來了，群眾就幫他翻了十垧地，解決了牛犋、吃飯、籽種等問題，秋後打了二三大石粗糧，生活一年比一年強，這次土改，又分給他土地房屋和衣服等，還幫他娶了老婆。後來農會發現他將分到的胡花偷賣了，換的都花了，貧農張生庫就向貧農小組報告，拿出人證物證，他才接受錯誤。開農會時，大家批評了他，他向大家訂下紀律，如果再發生這類問題，將果實全部抽回。大家都說：「好吧，以後咱農會監視他！」（谷渠通訊小組）

兩項決議
民主審查幹部反對打人
買賣婚姻制度一律廢除

（上接第一版）另外，大會通過兩項決議，一個是幹部問題，一個是婚姻問題。關於幹部問題，大會完全接受共產黨的提議，對幹部可批評、教育、監督，甚至提議撤換，幹部亦有承認錯誤的義務，和向群眾解釋說服的權利。但反對打人，也不許報復。犯罪的須交政府通過法庭審判處分，准許改過立功贖罪。審查黨員則一律採用平山整黨方式。大會檢查過去審查處置幹部中，大多數處置是正確的，但確有少數處分過重，但是幹部多數本質是很好的，不少幹部雖有缺點錯誤，受到群眾批評處分後，多能改正錯誤，改過立功，即在停職後仍願繼續工作。因此大會決定，不論已審查的或已開除的，通過代表會，重新審查，分別是非輕重，做出結論。過去處理不適當的要改正，能工作的繼續分配工作，能改造的送學校學習。對於家庭確實貧苦，缺乏勞動力者，大會允許組織代耕，給以必要的照顧。

關於婚姻問題，通過如下提議：一、廢除買賣婚姻。二、反對早婚，男到十八歲，女到十六歲才准結婚。三、結婚離婚不得隨便，要經過農會同意，政府批准，方認爲有效。四、反對童養媳，已經童養的，要禁止虐待。上述結婚年齡的提議，尚須經行署批准。（註：結婚年齡的規定，男子十八歲，女子十六歲似仍太低，根據蘇維埃時期毛主席報告男二十歲，女十八歲才結婚似較適宜。）

選出區的領導機關
區農會委員會十七人中，除工作團三人外，貧僱新中佔三分之二，老中農佔三分之一

大會最後一日，進行選舉。各村代表團事先充分醞釀研究，共提出二十八名候選人，經主席團根據下列五項原則：第一、老中農佔三分之一，貧僱農新中農佔三分之二；第二、各村要照顧一人當選，不能偏重某幾個村子；第三、各村提出土改前的幹部較多，爲提拔新幹部，亦應照顧；第四、照顧青年、婦女；第五、因前一時期工作實際由工作團負責，故應選工作團一二人，便於了解情況，將廿八名減成十七名。各候選人經過各村詳細介紹，便舉行投票。選舉結果，區農會委員會十三人爲：溫象拴（富裕中農）、溫國華（新中）、王秀梅（貧農，女）、李淑（工作團，女）、牛應森（老中農，按：土改中被群眾錯訂爲地主，群眾審查時，對他本人未提出什麼意見，只因爲是地主，決定留職查看，現改正爲老中農，代表會通過取消留職查看的處分）、張秋兒（新中）、許振湖（工作團）、高志立（貧農）、劉桂來（貧農、青年）、郭馬駒（貧農）、白守堅（工作團，青年）、李孝義（老中農）、趙福珍（貧農）；候補四人：王致之（老中）、李紹榮（新中）、楊照慎（老中）、白有奶（新中）；區政府臨時委員會七名：溫象拴、溫國華、牛應森、高志立、許振湖、張秋兒、李孝義。候補：楊照懷、李紹榮。委員會公推溫象拴爲區農會主任，牛應森爲區政府主席，溫國華爲副主席。

林賀習三首長
聯名電賀宜川大捷

（新華社西北六日電）西北黨政軍首長林伯渠、賀龍、習仲勛，三日聯名致電彭副總司令、張宗遜、趙壽山兩副司令員，並轉前綫全體指戰員，慶賀宜川地區空前大捷稱：「我軍於爭取兩個月整訓之後，兵強馬壯，揮戈南下，一舉即在宜川及其西南地區，全殲蔣胡匪軍二十九軍軍部，九十師、二十七師兩個師部及其主力部隊五個旅全部，並再次解放宜川縣城，敵軍將領劉戡、嚴明等以下無一漏網。此種空前巨大勝利，不僅創造了西北戰場殲敵的新紀錄，且將有力的配合全國各解放軍，加速賣國賊蔣介石的滅亡。捷報傳來，萬衆歡騰，我們除將召開祝捷大會，動員全邊區人民繼續努力支援前綫外，特先代表黨政軍民全體，向你們祝賀，並致親切的慰問。」

朱學範電毛主席周副主席
擁護毛主席英明主張
決心在我黨領導下爲中國革命鬥爭到底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朱學範及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總會籌備會主任劉寧一同志，由歐洲返國，於二月二十八日抵達哈爾濱。朱學範氏於二十九日致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同志稱：

「毛主席、周副主席鑒：學範已和寧一兄到了哈爾濱。在巴黎時，看到了毛主席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範完全同意並竭誠擁護這一澈底粉碎蔣政權，驅逐美帝國主義，實行土地改革，組織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聯合政府，完成獨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業的英明主張，所以，範決心到了解放區，參加這一歷史的鬥爭。範深知這一行動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更相信還有不少的真正孫中山信徒和廣大的愛國人士，都要向着這一方向前進，並肩作戰，在你們的領導下，鬥爭到底，獲得最後勝利。謹此向你們致革命敬禮！朱學範。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周副主席
覆電表示熱烈歡迎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接電後，覆電如下：

「朱學範先生：

接廿九日電示，欣悉先生到達哈爾濱，並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爲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共同事業而奮鬥，極爲佩慰。我們對於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信徒相同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此致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禮！毛澤東、周恩來。三月四日」。

美帝擴張侵略基地

（新華社陝北電）據塔斯社上海二日消息：美帝積極擴張華南侵略基地，正計劃在廣東中山縣境內盧旺（譯音）建立容量三萬噸之大港，並於廣州建立大規模之軍用機場。上海蔣匪官方報紙透露：港口的建築工程，不久即將開始，預定本年內完成。並說，美國已取得澳門葡帝當局在這一計劃中與之合作之諾許。據說，美帝建築此一港口，是爲了使美國輪船可不經香港，直接進入廣州。

朱學範　劉寧一
抵哈爾濱
東北政委會及哈市總工會設宴洗塵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出席世界工聯之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朱學範及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總會籌委會主任劉寧一，於上月二十八日自巴黎抵達哈爾濱，備受東北解放區及哈市總工會代表熱烈歡迎。東北行政委員會及東北總工會籌備處特於二十九日晚，爲朱學範先生及劉寧一同志設宴洗塵，朱氏即席發表演說，略稱：「解放區工人們在毛主席領導下，已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蔣管區工人們則還受着殘酷的壓榨、屠殺、失業和饑餓的痛苦，過着地獄一般的生活。因此，全中國工人們應聯合起來，在毛主席領導下，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澈底粉碎蔣政權，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實行土地改革，肅清封建勢力，爲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美與日簽訂祕密協定
陰謀長期佔領日本
圖利用日本侵略東方民族

（新華社陝北電）據塔斯社一日引載「共和報」一刊載東京消息：盟總方面透露之情報，充分暴露美帝長期佔領日本及其利用日本侵略東方民族的狂妄企圖。該報載稱：值此有關大國熱要求討論日本和約之際，麥克阿瑟總部已與日本反動政府秘密締結協定。美國代表暗示美國政府憂慮將賊已近崩潰之政治、軍事情況，因而將不援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恢復。美日兩國代表已達成下列協議：日本政府於和約生效後，一、應將琉球羣島和對馬島租予美國，爲期六十六年，二、應允許美國在九洲及北海道建立軍事基地。二、應予美國投資於日本主要及次要工業的獨佔權。三、應將日本在拉丁美洲的財產和投資，讓予美國。美國方面則在對日和會上，支持日本下列建議，作爲交換條件：一、保存並擴大現有的日本工業裝備，二、允許日本輸進工業所必需之原料，三、取消對日本重要工業和對外貿易的任何限制，四、日本在國外的財產和目前的工業產品（包括煤、石油及化學肥料等等）免充賠償之用等。

延屬分區地武游擊隊
襲擊內綫殘敵據點

（新華社西北六日電）延（安）屬分區地方武裝和游擊隊，於解放軍主力挺進蔣管區作戰後，到處襲擊內綫殘敵據點。某部於二月二十四日襲擊鄜縣重鎮張村驛，殲滅保警隊大部，並擊潰由鄜縣趕援之敵，斃俘敵營長以下十八名。二十一日，又擊潰向安塞二區觀場、樂見坪一帶搶糧之敵二十七師輜重營一個排及保警隊三百餘人，斃俘敵八名。十九日，某游擊隊夜襲延安東九十里之白家牙發廠，與敵保十一團第一營激戰一小時，攻下碉堡五座。二十九日，某部曾侵入大勞山街內，與敵激戰後，自動撤出。蔣匪土頑等在此處境下，積怨與恐慌情緒正日益增漲中，甘泉縣僞縣長張磊曾暗示部屬隨時準備逃跑。甘泉敵僞流行兩句土話說：「保警隊，玉米糊湯沒有菜；正規軍，四個饃饃肚子空的太。」城內羣衆中也流行一首土話說：「中央軍（蔣匪），沒錢化，出了村，要搜查，見了東西一齊拿，百姓家不放半碗米，兩人見面不拉話，每查戶，就有良民被拷打。」

抗議政府抵賴發給工資
意三十萬公務員罷工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羅馬訊：意三十萬市政公務員於二日起罷工，抗議反動政府違反與他們締結的合同，抵賴發給津貼。法院職員工會並要求意總工會保護他們的工會權利。又訊：爲期二天的三千名無綫電技術工人要求增資的罷工，已於一日深夜勝利結束。這次罷工，曾使意大利十七個電台沉寂無聲。

讀報常識

中國勞動協會與朱學範氏

朱學範氏所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成立於一九三五年，包括九十多個單位，擁有會員二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七十七人（包括已加入勞協的中國解放區各工會會員）。該會從事工人福利工作，因拒絕接受蔣匪特務的操縱，屢次受到蔣匪的迫害。前年十一月間，朱先生拒絕參加蔣匪獨裁國大，出奔香港，發表聲明，痛斥蔣匪僞國大及蔣匪摧殘勞協的反動措施，二十五日，被蔣特行刺受傷。去年六月，朱氏和劉寧一同志到捷克布拉格出席世界工聯第一屆理事大會，十一月又出席巴黎工聯執行局會議。回國之前，朱氏曾和劉寧一同志聯合署名，向世界工聯提出反對馬歇爾奴役歐洲及魏德邁援蔣侵華計劃的提案，號召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反對美國法西斯侵略政策。

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
對土改整黨及民主運動發出指示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頃對土地改革、整黨與民主運動發出指示稱：該區土地改革可分爲三類地區：第一類地區，地主和舊富農已經澈底消滅，貧僱農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經澈底翻身，土地早已平分，新老中農合計佔全村戶數百分之八十以上，貧僱農翻身較早較澈底，積蓄較多，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都較高，沒有澈底翻身的貧僱農只佔少數，只需稍加填補。這類地區約佔全區人口三分之一弱。第二類地區，地主、舊富農大體已鬥澈底，貧僱農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已經翻身，土地大體已平分，新老中農合計約佔全村戶數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貧僱農翻身不久，積蓄不多，政治覺悟與階級覺悟亦較差。這類地區約佔全區人口三分之一強。第三類地區，地主、舊富農未鬥澈底，貧僱農大部未澈底翻身或未翻身，土地問題基本上沒有解決。這類地區約佔全區人口三分之一弱。

前二類地區，主要遺留下的問題，是有些幹部黨員包庇的地主、富農未鬥澈底，有些地主、富農成份的軍幹烈屬多留土地財物，非地富的軍幹烈屬多分果實，幹部多佔果實，因此，不應再來一次平分，可採取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動少數不動多數的辦法，解決遺留的土地問題，並與整黨及建立從村到縣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運動結合進行。老區整黨的民主運動與肅清封建殘餘是不可分離的一件事，機械規定先土改後民主，或再來一次平分，不但發動不起熱烈的羣衆運動，而且一定會發生侵犯中農，不給地主分地，給富農留壞地，鬥中農，動富裕中農浮財，侵犯工商業等左傾錯誤。

指示指出：第一類地區只組織農會，並熟練地充分地選出農民代表會的方式，不組織貧農團與貧農小組，或只在農會中組織貧農小組，以保障少數未澈底翻身的貧僱農的利益。第二類地區，可組織貧農團，由貧僱農和新中農組成之。第三類地區可完全按土地法大綱進行，組織貧農團，但必須十分注意團結中農。

對劃階級，指示規定追三代是錯誤的，將從事體力勞動而不依靠封建剝削的知識份子，劃爲地主、富農，也是錯誤的。劃階級時，必須切實防止與克服左傾錯誤，必須多多聽取羣衆意見，採取自報、公議、三榜定案的辦法，不但要經過貧農團討論通過，而且必須經過農會討論通過，在最後經村民大會通過。

指示認爲全區土地會議後，各地對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有錯誤了解，強調貧僱路綫時，發生盲目鼓吹貧僱農的現象，今後可再不要用「貧僱路綫」的字眼，因它可能放鬆對中農的團結，使貧僱農孤立，它會把羣衆路綫混同於貧僱路綫。羣衆路綫即階級路綫，具體表現在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及一切反封建分子上。在建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時，要聯合一切反封建分子。新民主主義政權不只是代表農民，更不只是代表貧僱農，而是代表一切勞動羣衆（工人、農民、獨立工商業者和勞動的知識份子等）與中小資產階級以及開明士紳等。土地會後，及顯明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有成績的，比如過去傾聽貧僱農的意見還不夠，現在改正過來，如要傾聽貧僱農的意見，還是好的。但對貧僱農只是盲目崇拜批准，對其錯誤不加批評，完全依靠黨的領導，這說明許多同志有尾巴病，缺乏原則性，不敢堅持真理。須知農民的意見，是比較樸素，比較簡單，比較生動，比較原始，比較片面的，黨的任務，是既要向羣衆學習，同時還要提高羣衆。比如，最近發現農民在幾個問題上與我們不一致：（甲）爲了想多分土地，故意提高別人成份；（乙）對地主分同樣一份土地不同意；（丙）要動地主富農的工商業；（丁）要動中農的浮財，不給中農生產貸款，強佔中農牲口、車輛生產，加重中農負担等。這四個問題，爲了農民羣衆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我們就不能與之妥協，就必須教育說服農民不要這樣做。

指示最後稱：由於這次填補運動是與整黨和民主運動結合進行，由於我們在這方面缺乏經驗，又由於春耕前土改與整黨任務不可能完成，如果普遍發動，勢必妨誤春耕，搞不澈底，對以後工作反而有害，因此，在春耕前，只採有重點的推進辦法，每一地委區只選擇一兩個縣，集中該地委區的一切力量，採取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教育羣衆，教育幹部，普及全面，波浪式的發展辦法，以便將填補、整黨與民主都作好，創造經驗，待春耕後，全面開展運動。

紀念三八婦女節專刊

目前農村婚姻現狀中的幾個問題

亞蘇

我們曾經初步了解到一點目前農村婚姻的現狀，材料雖極不完備，但尚足以提起我們的注意，特寫出並附上我們的意見，和各地研究：

一、土地改革中有些單身漢娶到了婆姨

據興縣李家灣的調查，共六十二戶，去年鬥地主階級以前有十六七戶單身漢，平均貧苦農民三個到七個中就有一個打光棍的，如貧農李撥卿、弓榮貴都是六十多歲了，還沒有娶過女人。土改後有十個人已找到老婆。石盤頭村原有十五個單身漢，去年九月以後有八個娶到女人。胡家溝半年娶回六個。同時由於在土改中提高了農民的階級覺悟，男人和女人對過去串門子或打夥計的單身漢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並且給予異常真摯而深厚的同情。如興縣城關在上次貧僱農代表會上，提出討論委員會的名單時，一個以賣餞子為生的五十多歲的單身漢李五毛，當有人指出他「什麼都好，就是串門子」時，立即引起了婦女代表們的發言，她們同情地說：「過去串門子是可憐的根本娶不起個婆姨，連縫縫補補的人也沒有，給我上個女人保管不串了。」各地在分配鬥爭果實時，對於單身漢特別給予照顧，給多分得一份衣被，並給分些女人們的新衣服，幫助解決成家立室的困難。五區木崖頭的中農男女雙方的家庭自動到代表會訂定不收彩禮的婚約。保德二區代表會在討論廢除買賣婚姻時，大家一致說：「今後有了土地翻身發財，再不要在自己女子身上打算了，她也有一份地，好好勞動，有吃有喝，可以不再早婚。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群衆起來打垮封建剝削制度的結果。這是值得慶幸的事。

二、買賣婚姻制度仍然影響農民翻身致富

但是由於買賣婚姻尚未普遍廢除，所以也使許多貧僱農弟兄要得到一個婆姨，還必須付出很大的一筆代價。如臨縣安業村貧農秦海于現年二十歲，去年連自己收入及分得的鬥爭果實共有小米四大石，問下一個婆姨，定禮就用去七個布、三身衣服，還有耳環手鐲婚物，共合小米三石五。興縣沒家溝中農喬拖兒，問出去十五歲的女子，就使用了一石穀米、五丈彩色、四個標準布，像這樣的事還不少，是很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

三、從勞動中改造地主女人

從這次調查中又可看出一個問題，就是那些貧苦農民所娶過的女人中，大部是地主的女人及寡婦，李家灣娶過的十個中，即是這樣，石盤頭娶過的四個中，只有一個是農民的女兒。由於在娶的時候有些沒有經過慎重的審查，致使有的到了農民家裏後，生活懶惰，破壞行為，不和農民好好生活。如李家灣村貧農李礦兒，去年十一月經過農會主席任貴生介紹，娶過閻家來的一個寡婦，是惡霸劉有在的婆姨，守寡十來年，去年清算了她家，才改嫁的。嫁後不担水、不燒飯、不推磨，還經常罵礦兒對她不好，毫無夫妻感情。興縣五區白家里貧農任攀秀（幹部），娶過地主女人後被拉垮了；姚家會有五六個貧僱農積極份子，娶了地主富農的女人後，開會也叫不來了，消極下去了。正因為如此，所以興縣木欄干村農民提議：須使地主女人經過三年勞動生活後，才可歸給農民，否則她們的生活習慣和思想都是不適合勞動人民要室的。至於她們的女子，則可自由結婚。這一提議值得參考。我們想對於「潦草從事勉強結合」的做法，應引起嚴重警惕。「一個人家兩條心」的痛苦經驗應不再重復的。這裏根據各地的情形，我們願提出如下的意見，以為研究。

凡屬地主家的女人，要和農民結婚的，第一、須是清算以後，問題已經解決了的；第二、須不是頑固反對或有破壞土改行為的；第三、須經過農會審查、證明，確是放棄了地主立場決心和農民站在一起，從事勞動的。但所有這一切又必須遵循下面三個原則：一、必須通過農會及群衆的審查；二、必須本人自願；三、必須服行合法手續。

像保德二區，地主女人大多轉入生產中，這是一種好的和正當的現象。比如，橋頭群衆能給地主指定一定的炭市，許多地主女人都下窯挖炭，背到炭市上去賣。又貸給她們生產工具及必需的資本、棉花及紡車等，口糧困難的也借給一些口糧，使他們從事生產勞動。農民還經常鼓勵她們說：「只要你們好好勞動，困難是可以幫助解決的。」群衆對於一些不願轉入勞動生產，還想再嫁人過依賴生活的地主婦女，一方面教育他們說：「不肯勞動，走到那裏也是不行的。」一方面強制她們勞動。尤其對於少數過去為非作歹，曾經拉垮過我們幹部或群衆的地主女人，農會完全管制起來，不許她隨便嫁人。總之，使地主女人轉入生產，從勞動中改造她們，是最好的辦法，這是有利農民與社會的。

四、廢除買賣婚姻和早婚應着重思想教育

廢除幾千年來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買賣婚姻制度，不是一句話可以做到的。必須從思想教育上着手，形式主義或用強迫命令的方式，是不能澈底解決問題的。有時，反會形成浪費及影響到農民之間的團結，楊家坡村在代表會上，討論並提議廢止買賣婚姻制度後，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在說服、教育、啓發、提高大家的認識上，有些地方尚欠周到。由楊家坡貧農白懷多的弟弟已經殺下豬，正準備娶媳，農會發現女子才十四歲，不到結婚年齡，故不准娶，結果錢也白花了。楊候娘的女子以前就問出去，今年十三歲，娶家的鼓手轎子已抬到門上，因為不到結婚年齡就擱住了。高家塔代表高成拴把女子從小就問給西坪農民劉長巧的兒子為妻，今年十四歲了，女家為了年成不好，想早些過去減少口糧；男家因為家裏只有父母與兒子，想要個看門洗鍋的人，雙方區定就把女子娶回來。農會却決定把女子要回來（土地已分在婆家）。像這些不經過事先的勸說、教育，從思想上解決問題，而簡單地採取了臨時制止和勉強的辦法，我們認為是不十分妥當的。這有些村莊，在婚姻問題上，發生村本位主義的現象，不讓本村想嫁的婦女嫁給外村，理由是先滿足本村。致使有些農民因此而不能完婚，這不僅是違反婚姻自願原則，同時也引起了村與村之間、農民之間的糾紛。

因此，我們覺得凡是過去已發生的各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最好使雙方在思想上有了一致認識後，自覺自願解決。頒發禁止買賣婚姻法令之後，也應着重從思想上啓發教育，使大家能夠了解買賣婚姻與早婚的害處，這樣才能達到自覺的執行法令的目的。當然這是需要一個長期的，因此就要我們很好的努力的工作了。

女牢中的媽媽們與孩子們

谷南

撫育孩子是件不容易的事，特別是在敵人的監牢中。一個女囚人要教養幾個小孩，是個極繁重的任務。當國民黨殘暴地把我們婦女兒童甚至剛出世的嬰孩均變成敵偽監獄囚犯時，我們是完全圍在家務的重圍中了，每天弄吃弄穿，衣服的材料還要由原料做起，如由羊毛到做成毛衣，使得媽媽們每日忙碌不堪，無法學習，引起了媽媽們很大的苦悶，孩子成了媽媽的「出氣筒」，因此在「變監獄為學校」的號召下，提出了用合理辦法教養兒童，組織集體教管的問題。

組織的初期，曾遇到許多困難，首先是媽媽們的顧慮，怕孩子在一塊爭鬧打架吃虧，怕在飲食上合伙吃不合孩子脾胃，怕孩子染上了不良習慣，怕因孩子的事影響媽媽之間的關係，這會成為組織集體教管的障礙。在試辦的初期，在孩子方面也感到非常不習慣，因規律的集體生活，不如一個人在媽媽跟前自由，乃發生不肯上班和逃班現象，在班內哭，要媽媽，不受指揮等現象，這些又更加重了媽媽們的顧慮。此外沒有專門的房間，也沒有吸引兒童的玩具，更沒有其他托兒所性質的設備，這些都使媽媽們感到困難。

怎樣克服了這些困難呢？最重要的是媽媽們思想上解決了問題。首先是確定無論如何也要學習，明確地提出不學習就會政治上落後，就會不知分析問題，就會有被敵人欺騙誘惑的危險，腦子糊塗要談堅定立場則是空話，要堅持立場就非時刻學習不可，我們學習問題是這樣尖銳地提出的，所以媽媽們思想中的問題，不是學不學的問題，而是怎樣擠出時間學的問題，因而這集體管教孩子的問題就不是組織不組織的問題，而是在一定要組織的決心下，怎樣解決困難的問題，這樣則問題的關鍵解決了。

在上述前提下，一些具體問題是這樣解決的：有定期的媽媽會議，討論檢查工作。競賽條約，規定學習與兒童教管等具體任務，這樣避免或減少了各媽媽間因孩子引起的糾紛。在號子內輪流上班，解決了房屋問題，碎布做的娃娃、小手絹、小木片、瓦塊均成了玩具，書頁上的圖畫成了較大孩子的教材，小木箱成了幼兒的搖床……，設備解決了。孩子的集體生活亦慢慢慣了，因為在集體中有人教歌，有人做遊戲，有圖畫看，有故事聽，而跑回媽媽處，則祇有因受責斥而歸隊，即較小的孩子亦因集體中有玩具，有小朋友，媽媽處只有嚴肅的面孔，因而並不哭叫媽媽了。

這樣組織兒童的集體生活，不僅使女同志因減少了家務的糾纏，而擠出了時間來保證學習任務的完成（有三個孩子的每日最少三小時，一個孩子的最低六小時的學習），同時也減少了因孩子引起的精神苦惱。

因此孩子少挨打、少受罵了。在相互監督下許多媽媽已完全取消了對孩子的體罰，且在積極方面養成了孩子的良好習慣，養成了集體生活動，懂得了友愛、團結、相互監督，學會了唱歌跳舞看圖識字、講故事。並知道了誰是自己的敵人。

就這樣完成了在囚籠裏可能做到的婦女工作與最大限度的兒童教養。

這就是我們在獄中生活的斷片。

翻身婦女話翻身

崔年鄴　占占虎　元頌華

朔縣元墩村兩個翻身婦女，於二月二十八日坐在窯裏，歡喜地談起她們的翻身來。

四十歲的侯二女說：「男人十二歲上娶過我，他給人家當長工，直受到去年，四個娃娃還沒穿過一身衣服，自去年分到果實才穿上啦，這是第一個好年。」

趙連英說：「娶我時連轎也沒坐，過去人都看不起，女子嫁了，女婿都不上門來，去年土改後，男人才不當長工了，今年女子倆口子一齊來啦，女子看見家裏分下的櫃子、磨子、窰窩，一家人穿的光生生的，高興的連嘴也閉不起來。」

侯二女說：「如今像人樣啦，你男人當副代表，忙了一年，你說出話也頂事啦！」

趙連英說：「你男人還是正代表，你又是婦女隊長，也走到人頭前啦！」

趙連英自去年六月到現在，給駐軍改縫棉衣三十一件，布襪子六雙，補襪子二十一雙，縫洗被子十二條，褲子二條，補棉鞋八雙，縫過三件新布衫，並縫洋襪底七對，有時夜間沒油，她映着炭火做針線。侯二女縫過被褥十六條，拆洗棉襖二十七件，縫襪底三對，襯衣三件，補棉鞋十雙，補襪子二十多雙，有次住在她院的一個戰士出村去了，脫下件衣服，回來看見洗出晒乾了，學員們高興的說：「和自己的親人一樣。」侯二女手疼不能動彈，但見她老三家給隊伍做的衣服趕不上過年穿，雖然手疼也着急的幫忙做成。